

白序：寻找江南的

南唐的

苏东坡：月下的江南

孤山：西湖的孤山（孤山）

李商隐：世间的万物

抱朴道院：千年道院（抱朴道院）

孤山林逋：活在自己的天

余姚城走出的书

归有光墓园：松柏亭亭如盖

天一阁：古老的私家藏

水绘园里的恩爱情

金农故居：满地都是树叶的

上海巨鹿路675号

南唐的天空

南京老克
东南大学出版社

南唐的天空

南京老克

东南大学出版社
·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唐的天空 / 南京老克. — 南京 : 东南大学出版社, 2015. 10

ISBN 978-7-5641-5951-1

I. ①南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0951号

出版发行: 东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: 210096

出 版 人: 江建中

责任编辑: 许 进

网 址: <http://www.seupress.com>

电子邮箱: press@seupress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南京瑞普电子实业公司科技印刷厂

开 本: 720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21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41-5951-1

定 价: 45.00元

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。电话: 025-83791830

自序： 寻找江南的清魂

1

这些天，我一直在整理这批写江南的稿子，当最后的文章目录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突然涌现出一种叫感恩的情怀。这些文字虽然是我十几年来寻找江南的痕迹，其实它们更是滋养我个体生命的见证，说得一点不夸张，如果不是这些文字伴我一路走来，“南京老克”可能呈现出的是另一种面孔。

我出生在江苏高邮，在我少年的记忆里，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县城。少年时我喜欢一个人沿着大街从北到南闲逛，穿的是那种人造革的凉鞋，走一段我就要到沿街的码头上，把脚放在水里“洩洩”，然后继续赶路——这个情节很像是提前演绎我的人生。这些年来，正是读书、写字、交友、游走，特别是江南这片土地给予我的恩惠，让我的生命有了相对的安稳。我是个没有

明确人生目标的人，如果非要找出答案的话，可能“文学”是我人生的指路明灯，就像这么多年来歪打正着地混进了文化队伍，还有幸写了那么多的文字，正可谓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

如今我居住在南京，南京是六朝古都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。“南京每块城砖下都可以踩疼一个故事”，就像我每天上班从仙林坐地铁二号线，会穿越中山陵、灵谷寺、下马坊、明城墙、明故宫、西安门、江宁织造府等历史遗迹。有时我坐地铁有意闭上眼睛，会有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。从大行宫站出来就是总统府，站在那里可看见满街的参天梧桐，那种满当当的、枝繁叶茂的气势，让人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城市。沿着太平北路可穿越 1912 街区，虽然是早晨，似乎还可以嗅到昨夜灯红酒绿的气息。每次我从那些民国建筑经过时，都会下意识地用手抚摸一下——也许南京的文化、南京的妙处，有时是要伸出手来抚摸一下的！

我所上班的珠江大厦 26 楼，每天从窗口都可以看到鸡鸣寺、明城墙、玄武湖和紫金山。珠江大厦附近有一条进香河路，当年是一条河，人们需要划船去鸡鸣寺烧香敬佛。进香河旁的北门桥，以前是南唐宫墙的北门，可以想象出当年李煜和大小周后“文艺生活”的场景。珠江大厦对面有个已经消失的老虎桥监狱，关过陈独秀、周作人。也许这就是我这些年写江南文化的惯性使然——只要你有心，就可以看到重重叠叠的风景。

住在南京十几年，我却非常留恋当年在小城读书的宁静气息，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喧嚣声。记得那时在高邮读古典文学，我会把喜欢的唐诗宋词元曲用毛笔抄写在纸上，贴在家里的墙上，然后有空就大声朗读，有时竟被那些诗句感动得不能自己。

从我老家出门走几步就是大运河堤，对面就是高邮湖。我经常是在周末的早晨，包里放着两本书，就像古代的书生一样，过大运河到湖边读书。那时还没有建运河大桥，从御码头要乘那种人工的摆渡船，吱吱呀呀地摇过去，每次好像是三毛钱。我是一个怀旧主义者，在写这段文

字的时候，仿佛眼前就会出现“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”，大运河还会有“小芹们洗衣裳来到河边”。

高邮湖又叫珠湖，传说北宋年间，湖上曾出现一只巨大的蚌，含着神珠，后来一个叫孙觉的书生见到珠光后考取了进士。其实当时我也看见过珠光。我们高邮文联有一本文学刊物叫《珠湖》，刊名是汪曾祺先生题的，当年在我们这些县城文学青年心目中，它就是我们的“珠光”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高邮的文风很盛，记得那些年汪曾祺先生三次回故乡，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，当然最受益的是我们这些县城文学青年，汪曾祺先生回故乡的三次报告会我都有幸参加。记得汪老最后一次报告会结束后，许多文学青年和学生蜂拥到台上，围住汪老签名，当时我也站在人堆外面，那个场景让我突然打消了签名的念头，因为我分明看到了汪老抬头时无奈的眼神，那个瞬间竟让我对汪老有了亲情般的感觉！

从我的内心深处，我非常感激汪曾祺先生。我正是在人生“饥饿期”，遇到汪先生的作品，让我的审美一下子定了格。汪先生让我明白：一是对文字要有敬畏之心，文字不是好糊弄的；二是好文章是要“收”，而不是“放”，文字的背后是人格大美；三是要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，清楚自己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

南京乃至江南，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。记得那年我在老家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黄裳的《金陵五记》，封面很是古朴淡雅，正是读了这本小书，构成了一个县城文学青年对南京、对江南的无限向往，鸡鸣寺、梅花山、莫愁湖、清凉山……在我眼前呈现的是历史沧桑的风景。

许多年后，我有幸来到南京成为《东方文化周刊》的一名记者，后来我发现十几年来，有点孙猴子跳不出如来手掌心的意思——我和我的同事们，一直在踏着黄裳先生的足迹前行，写南京、写江南、写文化。后来我越来越发现，像黄裳这样的民国记者的眼光、学养、表达，一直像标杆一样竖立在那里，总是让我们敬重地仰望。

其实，我最初写江南的文章，只是为了稻粱谋，毕竟记者是我的一

份职业，但是，慢慢发现这类文字是和我的生命发生对应的。

我个人的体验是，读一个人的作品或传记，要力求到现场去感受那种气息，因为任何文字的叙述，总是与真实多少有一点偏差，只有身临其境，将心比心，才能算是摸到阿里巴巴的门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历来都是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在文学史上，我们往往也是以政治的标准，而不是以艺术标准来界定人物。这不知是历史的悲哀，还是我们现代人的悲哀？

可见要想写好这类文章，我自己的体会是：首先要把读者带进去，深入浅出地学会讲故事，选择有意思的点；二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文化判断，不能人云亦云；三是要有文化“颠覆”的意识，让模糊的历史重新清晰起来；四是要有一种文化情怀，以心印心，传递温情。

自古以来，江南是中国文化的幽潭，江南的许多经典文化符号，比如园林、绘画、昆曲、明式家具、古琴、紫砂壶等，随便挑一样东西拿出来进行研究，也许就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。但做一个专家，只是人生的职业，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，只有把这些东西还原于生活，或成为滋养生命的东西，才算是真正受益于江南文化。

我特别赞成台湾学者薛仁明老师的话：学问用在自己身上才是真学问。虽然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不公正、丑恶，甚至污泥浊水，但清者自清——我们不能把握这个世界，但我们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内心。就像我每次拿着相机背着包，穿过那些江南老房子，穿过那些城市里的寻常巷陌，那些潮湿的气息，那些墙上的藤蔓，那些风中颤抖的小草，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它让你的生命过往与那些历史人物对应起来，不断修正你的生命轨迹。人只有心存美好，不断清洁精神，才能做一个安顿生命的人。

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写道：“苏东坡已死，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。但是他留给我们的，是他那心灵的喜悦，是他那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”事实上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像我这本书里所写的

古人李煜、黄公望、王阳明、归有光、苏东坡、林逋、李渔、金农、郑板桥、沈复等，还有李叔同、丰子恺、林语堂、胡兰成、梅兰芳、黄宾虹、汪曾祺等，虽然他们似乎已经灰飞烟灭，但只要你有心通过阅读和游走来寻找，用自己的个体生命去丈量，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些江南的清魂——它们就像朗朗的月光，观照你的内心！

说实在的，如今市面上像这类文化散文集很多，但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特别重要。与其说是我采写的一篇篇江南人物，倒不如说是我十几年来拜师学艺的“敲门砖”，就像我写了这几十个不同人物之后，发现他们的人生样本早就树立在那里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人生困惑或纠结，他们早已处理得很好。让我面对当下这个喧嚣而又无奈的世界时，有了“喝了这碗酒，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”的底气。我更愿意把这些东西与读者朋友们分享。

最后，我要特别感谢我就职的《东方文化周刊》的领导和同事们，正是十几年来宽松的文化氛围，让我的文字和摄影有了尽情挥洒的机会；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好友、南京先锋书店老总钱小华，如今我书房里几乎所有的书都是从先锋书店搬来的，包括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他无私的帮助；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装帧艺术家速泰熙先生，以及他的公子速加老师，完美呈现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，让这本书“丑媳妇能见公婆”；我还要特别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以及这本书的责编许进，正是你们所付出的辛劳，让这本辗转两年的书得以与读者见面。我更要特别感谢几十年来，与我一路相伴的师长和朋友，以及我的父母、妻子和家人，正是有了你们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温情！



从南唐开始，用城墙把皇宫、街道、民居围在一起，形成了真正的城市概念。

目 录

1

- 001 南唐的天空
- 009 苏东坡：月光下的漫步者
- 017 黄公望：庙山坞的富春山居
- 025 李渔：世间万物总是情
- 037 抱朴道院：千年瑞气依旧在
- 045 孤山林逋：活在自己的天地里
- 053 余姚城走出的王阳明
- 063 归有光墓园：松柏亭亭如盖矣
- 071 天一阁：古老的私家藏书楼
- 079 水绘园里的恩爱仙侣
- 089 金农故居：满地都是树叶的光影

目
录

- 099 郑板桥故居：庭院卧听萧萧竹
- 109 沧浪亭畔：平民夫妻的“浮生六记”
- 117 大石头巷：寻找沈复芸娘的清魂
- 125 哈同花园里的悲欢离合
- 135 马勒别墅：童话般的城堡
- 143 杜公馆：戏梦之间的爱恨缠绵
- 151 上海巨鹿路 675 号
- 159 高山仰止的春晖故居
- 167 李叔同：消失在虎跑寺的俗世背影

- 177 黄宾虹故居：小院老梅香如故
- 187 赛珍珠：中国灵魂的镇江女儿
- 197 丰子恺旧居：日月楼中日月长
- 205 泰州凤凰墩：亦远亦近的梅兰芳
- 213 林语堂故居：阳明山的经典风景
- 221 胡村：今生今世不变的风景
- 227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老街
- 235 东山幽绝处 千年紫金庵
- 241 琴无倦雅集：古江南的生活画卷

如今我们一提到南京，总会想到明城墙、民国建筑，往往忽略了南唐。现存的南唐遗迹也不多，最近我读了朱偕先生的《金陵古迹图考》，才知道南唐城就在我们身边。

南唐城的大致范围：西踞石头城，南至虹桥（今天的内桥），东至东虹桥（今天的升平桥），北至小虹桥（今天的北门桥）。我也才知道离我上班不远处的洪武路（原来叫卢妃巷），正是南唐宫殿的遗址。其实南唐的遗迹，在南京还有很多，比如栖霞寺的千佛崖前的舍利石塔，比如清凉山公园里的那口南唐还阳井。

提到南唐，最绕不开的是李煜，提到李煜，就要说起南唐二陵。4年前，我曾陪几位安徽作家去江宁祖堂山的南唐二陵，

没想到等车开到那里时，陵园已经关门下班，当时我们站在那座紧闭的栏栅大门前很是茫然，庆幸的是里面一位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来意后，破例为我们开门，还拿着钥匙带我们去参观陵墓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暮色降临的时候，去 1000 多年前的南唐二陵去参观，胆子也真够大的了。

我们先去了南唐先祖李昇和皇后宋氏的钦陵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走进去有点阴森，石门两侧可见大型武士浮雕，门框上方可见双龙夺珠浮雕，上面残留着敷金涂彩的痕迹。墓室很是讲究，分为前、中、后三室，据介绍在后室顶上还画有天象图，很有艺术价值。

从钦陵出来，往西约 50 米便是南唐中主李璟和皇后钟氏的顺陵。顺陵的规模样式与钦陵大体一样，面积略小些，没有浮雕，壁画也没有了钦陵的富丽堂皇气派。据说当时南唐因为连年进贡北宋，国库已经空虚。

南唐在历史上，最成功的就是文人当道，重视文化和艺术，我国最早的画院就出现在南唐，当时有顾闳中、周文矩、徐熙、卫贤、王齐翰等一大批画家活跃在画坛，他们与冯延巳等文豪才子组成了庞大的文人群体，这些人与官僚、贵族、富商聚居一处，使金陵平添了别样的脂粉繁华之气。

俗话说，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。李煜从小就是在这样宽松的文学艺术环境中长大，他的老师就是那个写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的冯延巳。

提到李煜就要提起大小周后，大周后叫娥皇，是扬州大司徒周宗的长女，不但容貌出众，且通书史，善歌舞，会谱曲，弹得一手好琵琶。

娥皇 19 岁被选进宫里，很得当时在位的中主李璟的喜爱，经常把她留在身边伴宿，还把自己心爱的烧槽琵琶赐给她。因为当时后周大举入侵，国难当头不能封她做妃子，老夫少妻温存不了几天，李璟就把娥皇转让给儿子李煜。这件事在今天看来，简直不可思议，也许我们现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或许李璟太爱娥皇，让她将来名正言顺？或许李璟太爱儿子，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让儿子幸福一生？

婚后的李煜，很快被才貌双全的娥皇所倾倒，夫妻恩爱，形影不离，读书画画，吟词作曲，俨然是一对夫妻档。

公元961年，李煜的父亲李璟病死，历史的接力棒就交在25岁的李煜手里。李煜从小就生在琴棋书画环境里，天生就是当艺术家的料，历史却与他开了个大玩笑，让他当上了南唐皇帝。

富贵勿忘老婆，李煜很快就册封娥皇为国后。夫妻恩爱几年后，娥皇突然病倒，就在这时，娥皇的小妹妹女英——15岁的小美女，从扬州来皇宫看望病中的姐姐，接触到才华横溢的姐夫李煜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后来两人就在病重的大周后眼皮底下，“手提金缕鞋”，玩起了偷情的游戏。应该说，这段爱情是少女小周后纯真的初恋，对30多岁的李煜来说，也是全身心的爱情体验。也许上天就是要成就李煜开创文学的高峰，让他尽情享受纯真的爱情，包括后来所受的国破家亡，也是把他推到人生最边缘的地带，去体验常人无法领略的痛苦，写出了杜鹃啼血般的诗词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历来都是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包括在文学史上，我们往往也是以政治的标准，而不是以艺术标准来界定人物。就像在教科书上，李煜一直给人一种软弱的、性好游乐的亡国之君的形象。

其实，一个有小爱的男人，也会有大爱。在历史上，面对一直虎视眈眈的北宋，李煜一直是阴奉阳违，一边求和谈判进贡，一边暗地训练水军。不过，他在用人上最大的败笔，就是没有起用一直被祖父和父亲压制的韩熙载。

韩熙载是位有志向、有能力的老臣，李煜一再邀请他出山，那幅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就是李煜让画家顾闳中“摸底”的画作，结果李煜看到这幅“玩物丧志”的画后，终于放弃起用韩熙载的念头。

北宋开宝七年（947年）十月，宋太宗终于派遣大将曹彬率领大部队来讨伐南唐。虽然李煜从小到大都在忍耐和委屈中生存，但到了国家的生死关头，他身上的男人的东西呈现了出来，他决定亲督士卒，背水

一战。他调动了原在江西秘密训练的部队十五六万人，准备迎敌，同时宣布取消宋开宝的年号，恢复南唐的国号。当时的金陵老百姓普遍对南唐三主有感情，不等李煜动员，不管贫富贵贱、男女老少，纷纷拿起武器。连南唐的宫女也组织起来缝制棉衣，学习包扎，而领头人就是小周后。

公元976年1月1日，北宋大将曹彬经过半年的围攻，终于攻破金陵城，李煜带领45位文武大臣排在皇宫前，肉袒投降。有意思的是，宋军大将曹彬是个仁厚的将领，当时凭宋军的数万雄师，完全可以一举踏平金陵城，但他一直等待李煜投降，就是为了避免一场恶战，免遭百姓生灵涂炭，后来金陵老百姓还设了曹公庙来纪念他，可见自古以来，老百姓内心有一杆秤，它甚至超越所谓“敌我之间”的概念。

那年39岁的李煜和26岁的小周后被宋军俘虏，在洛阳过了两年多的囚徒生活。正是在这里，这个俘虏皇帝写下了他一生最动人的文字，比如他那首《相见欢》：“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。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”这些文字不仅是他被囚禁的百年孤独，更是我们人类的共通的情感。

李煜从小就是富养，是个特别单纯的人，他对政治一窍不通，包括他写离开金陵时，也是“垂泪对宫娥”，据说这首词被正统文人骂得很厉害，意思是国家都灭亡了，还想着女人（如想着祖国和人民就没关系）。其实这个从小在皇宫长大的人，他只能想到曾经朝夕相处的宫女，传达出朴素真挚的感情。包括他到洛阳后被封为“违命侯”，摆明就是侮辱他的名号，他还奉旨当场作词，是个毫不设防的人。

在这里，我很不忍心提起那幅宋代无名氏所画的《熙陵幸小周后图》，当时宋太宗垂涎小周后的美色，定期把小周后召到宫中“宠幸”，而这幅“被数宫人抱持之，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”的画面，哪里是宠幸，简直就是公开强奸。据说这幅画就是宋太宗让宫廷画师画下来的，其目的就是公开侮辱，彻底摧残李煜的人格和精神。

如今我们读李煜那句几乎妇孺皆知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很难体会到那种透心的悲凉。上天真是很残酷，把国破、家亡、辱妻、思乡等人世最痛苦的事集中在李煜一个人身上。

据说，正是这首词中的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让宋太宗起了杀机，让人下了一种叫“牵机药”的毒药，放在“巧果”里，李煜吃下去当场手脚抽搐，满地打滚，最后头脚碰到一起死去。后来小周后也悬梁自尽，两人一起葬在北邙山。李煜死后，宋太宗还假惺惺追封李煜为吴王，葬礼很是隆重，可见搞政治的人就是有“大智慧”啊，好在历史不仅写在御用史书里，也写在民间的记忆里。

李煜死去的噩耗传到江南，许多人当场哭晕过去，特别是那些受到过南唐三代君主恩惠的人们，更是伤心，金陵城里哭声一片。

众所周知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唐诗是公认的文学高峰，但随着唐朝的崩溃，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，唐诗也走了下坡路。而在这时候，定都金陵的南唐，延续了对唐朝文学的崇拜和向往，把一支文化血脉延续了下来。

李煜最了不起的是把那些被文人看不起的“伶工之词”（用现在的话就是流行小调），改为“士大夫之词”，开创了宋词的文化美学意义，加上后来的苏东坡、柳永、秦观、周邦彦、李清照、辛弃疾等人，让宋词成为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峰。

我上班的珠江大厦离北门桥只有几步远，我以前上班时经常在附近全福楼买早点，向北几百米的丹凤街有个唱经楼，相传唱经楼的前身就是李煜经常烧香念佛的忏经楼。虽然这些遗迹都已不在，但在丹凤街上还可看到唱经楼的指示牌。记得几年前，我有一辆自行车丢在唱经楼小区，后来就懒得去取——我忽然发现这些年来，南唐对我来说从未走远。

那天下班，我特意去了北门桥（当年这里是南唐宫墙的北门），想再去找找南唐的痕迹，才发现那座北门桥也是1994年重建的。那天黄昏，